



旅軒集

共十三

013
2481
5



門 2481
號 2481
卷 6-5

旅軒先生性理說卷之七



晚學要會

易簡篇

易大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程子曰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



簡而已○朱子曰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允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易知只是說他德地做時不費力坤最省事更無勞攘只承受那乾底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無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此言人法

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切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又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朱子曰確然健貌隤然順貌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朱子曰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

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

愚謂易者惟道其道不為艱險當行必行無所遲難之謂也簡者隨時應機不為繁擾自勢效法無所勞攘之謂也然則易簡不是別有一種奇術也只自是一順自然之理不曾惹著私意敢容較計直盡其本分上當然之則而已若或曲作蹊徑巧為權術則非易簡也果能易簡其道則未嘗有不及底刻分毫釐之時節也又未嘗有不備底百千萬億之品彙也故易簡之道即本於

乾坤乾健於上以氣臨坤而始萬物統萬物者也其道不易則何以能始無不始統無不統哉坤順於下以質承乾而生萬物成萬物者也其道不簡則何以能生無不生成無不成哉健者乾之性情順者坤之性情乾之道所以易者能盡其健之理也坤之道所以簡者能盡其順之理也健其性情也而能盡其健之理其道不為易乎順其性情也而能盡其順之理其道不為簡乎使萬物各得其始無一物之不始使萬物各性其性無一物之不性乾之道不易而能然乎使萬物各得其生無一物之不生使萬物各得其成無一物之不成坤之道不簡而能然乎乾不惟能始能統於前萬古之萬物又

性理言卷之二 三
將能始能統於後萬世之萬物坤不惟能生能成於前
萬古之萬物又將能生能成於後萬世之萬物則乾坤
之道不易不簡而能無窮乎故允為道於宇宙間者能
順理而不易簡者未之有也不順理而能易簡者亦未
之有也宇宙間大小事業能易簡其道而不能成就不
能長久者未之有也不能易簡其道而能成就能長久
者亦未之有也夫所謂順理者何謂也蓋物莫不有一
定之性當然之道能率其一定之性者即其當然之道
也所以率一定之性者即所謂順理也所以行當然之
道者即所謂易簡也固不可不順者理也理在必動而
動有不及即非易也動而太過亦非簡也理在必靜而

靜有不及即非易也靜而太過亦非簡也理在當剛而
不及於剛即非易也太過於剛亦非簡也理在當柔而
不及於柔即非易也太過於柔亦非簡也大抵允道之
不易不簡者如非私意之所累則必為邪徑之所亂也
天地則無私意無邪徑矣其道豈不易簡哉陰陽不息
五行順布而命之於穆不已者非天道之易乎至柔而
動剛至靜而德方承天而時行者非地道之簡乎然則
天地之於健順之外非別有易簡之道也夫易簡之道
在三才而一也蓋所以為三才者莫不有此理焉莫不
有此理則莫不有易簡之道也但在天地則分言之在
人則合言之豈不以吾人則兼天地之道也哉易以德

言也而德中有道簡以道言也而道中有德能易者必
能簡則未有能易而不能簡者也能簡者必能易則未
有能簡而不能易者也至哉易簡之善也德非易簡不
得為至德道非易簡不得為至道也道非至道德非至
德而其能做出得事業之許大長遠者乎天地尚不得
不以易簡而知大始作成物焉况以吾人代天地總萬
物而責宇宙內事業者不用易簡而能有為耶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焉故以之治心而心得其理以之治身而
身得其理以之治家治國治天下而家國天下之理無
不得矣苟不能易簡雖其一心一身尚不能為心為身
况於家國天下乎然則易簡之為道為德實不在此理

之外也惟其能體此理不先不後不左不右得至善之
所在者便是易簡也或曰當理之易固可以做至健之
道當理之簡固可以做至順之道也如或不明於為易
之理而徒有意於易則無乃或涉於粗淺急促之病而
不足以為道焉不明於為簡之理而徒致意於簡則無
乃有涉於苟且徑約之病而反傷於道耶曰聖人所言
之易簡即謂其順自然之理而易簡在其中矣乾非有
意於易而自無不易坤非有意於簡而自無不簡此所
以為至健至順之道而得大始作成之功也若有意於
易簡者乃人私意之累邪徑之撓也非順理之易簡也
豈得夫天下之理哉或又曰若必以易簡為至道至德

則天下之理不得無淺深精粗輕重之勢焉其於淺者
粗者輕者可用易道矣至於當深當精當重之處何可
用易道而能之哉天下之道又有不必易必簡之事焉
如人之為學必須窮萬理盡萬善然後可謂成也為禮
必須盡三百三千之節然後可謂備也為政必須為目
畢舉萬物俱齊然後可謂盛也此何可徒尚簡而得之
哉曰所謂易簡者既曰順理焉則當深而深當精而精
當重而重者無非理也其深以理其精以理其重以理
者自是易簡之道也若必欲舍深取淺舍精取粗舍重
取輕則非理之自然也其可謂之易乎至於一理不窮
一善不足為未成之學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或廢

其一為未備之禮也萬目中一目不舉萬物中一物不
育為未盡之政也當成而不成當備而不備當盡而不
盡豈得為簡之道乎無所不成無所不備無所不盡然
後為順乎自然之理行之天下萬世而當無弊也此非
易簡之道耶以大易言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者非易簡之本乎引而伸之卦
有六十四爻為三百八十四者非出於作為強排無非
自然之象自然之數者不是易簡乎至於文王之隨卦
立言周公之隨爻設訓者亦莫非易簡之義也故其在
萬世之下者筮而求之無不與事相應而遠在六合之
外者不行而至如指諸掌則非出於實理而能然乎道

非易簡德非易簡而能若是乎得乾坤易簡之道而生於天地之間者萬物之中惟人為至物象人之中惟聖為至人至人而居至位者承易簡之道體乾坤之德而已三皇之所以皇五帝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者無非此易簡之道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做相業者亦此易簡之道也聖人既歿斯道既湮而餘訓遺範之載在經傳者即莫非易簡之道也儒者之有學問所以講明此易簡之道也小學大學即其法也聖人之垂道統者所以相傳此易簡之道也中庸一書即其教也以德之至者而目之則曰易簡以道之實者而目之則曰中庸其德易簡故其道為中庸其道為中庸故其德為易

簡欲求中庸之道者當求諸易簡之德欲求易簡之德者當求諸中庸之道非至聖不能體易簡之德非至誠不能盡中庸之道惟能有至聖之德者為能得至誠之道也至聖至誠非二人也易簡中庸非二道也

近思篇

造書契以來隨一物一事皆有名目其所名目皆各字也莫不有其要旨焉物非一物事非一事今不可俱舉茲以坊近名目之七字發其義焉餘可推類而通之也何謂七者之名目要旨歟曰身惟則也心惟誠也性惟善也情惟正也道惟中也德惟敬也學惟成也夫身也心也性也情也道也德也學也七者吾人所必有之大目也則也誠也善也正也中也敬也成也七者就上七大目而的舉其本然之理與當然之旨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不出乎七大目之互備也七大目之互備者不出乎七大旨之為實也然其為七大目者非各自為一物

而不相聞也人之受形而中立兩間曰身也身
心也心之理曰性也性之用曰情也情之行曰道也道
之得曰德也德之所由造曰學也其為七大本者亦無
非大目之各有其實義而舉其要也身不則無以為身
心不誠無以為心性不善無以為性情不正無以為情
道不中無以為道德不敬無以為德學不成無以為學
則者有身之常理也則以誠而有常誠以善而有立善
以正而有達正以中而有的中以敬而有一敬以成而
始終然則七者之為皆本於一理非各自為一義而
不相通也要當精認其立目之本義而不失其要旨則
於為人之術思過半矣

身惟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
德

愚謂身即物也有身必有為身之理即所謂則也為其
所秉之常故莫不好是懿德此孔子所以以知道讚之
也

書稱堯放勛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氏又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書稱舜重華曰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允洽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迅風雷雨不迷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又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史氏稱禹曰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武王受洪範九疇于箕子

周公思兼三王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右皆言聖人各盡其道也

禮九容曰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色容莊聲容靜氣容肅

之容重手容恭立容德

禮九思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二九者皆奉持一身之則也

愚謂人之有身也得天之氣以為其氣稟地之質以為

其質受天地之理以為其性象天地之形以為其體固

與昆虫之橫有百卉之倒者有別矣既謂之最貴最靈

則其可自輕自賤不思所以踐形之道乎惟能自盡其
有身之則者乃是踐形之道也九容之一容不如法非
則也九思之一思不如訓非則也況其五常有失其常
五典有墜其典百行不具一行萬善不備一善其可謂
之盡其則乎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恒視聽言動以禮語
默動靜以時辭受取與以義出處行藏以道然後可以
謂之盡有身之則而無愧乎聖賢不負乎天地矣聖人
所以垂修身之教而其說備載於經傳矣

心惟誠

大學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
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又曰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
宜也

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蒼蒼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右二書所言皆不出乎此誠而天道人道非二誠也但人道之誠既盡然後可以至於天道之誠也竊嘗論之誠者理之固然道之當然德之實然徹上徹下貫裏貫表有始有終無少假借無少偽妄無少間斷之謂也天

無此誠不得為天地無此誠不得為人無此誠不得為人惟其在天地者初無不誠而在人者則有自誠之誠有誠之之誠而不免有天道人道之別焉蓋自誠之誠非聖人莫之有焉而誠之之誠終亦可一於自誠之誠則誠之之功其可不篤而至於至誠乎但其在大學則言誠意在中庸則言誠身今乃於心乎言誠者何也夫意者心之所發也身者心之所宅也大學則以善惡之幾每分於所發之初故必於此意乎加誠之之功其於善也如好好色而求必得之其於惡也如惡惡臭而求必去之則無所自欺而有所自慊者所謂意誠也意既誠矣則心之正身之修實本於此意之誠焉故曰誠

其意者自作之首也然則一篇中三綱八條之功莫不以誠而得之也誠意之前所以格物致知者非此誠則何得以能格能致哉誠意之後所以正心修身者非此誠則何得以能正能修哉況至於家國天下非此心之誠而能有以齊治平乎至於中庸之誠身乃大學修身以上之功夫也至於至誠之誠所致之極功乃大學齊治平之事業也心為意與身之主故今以誠歸旨於此心焉心之誠由意之誠而身之誠實在於心之誠也夫其於一應事一接物之際亦不可無此誠而致事之成見物之順况於做大事業無其誠而做得致耶此固以人而至于天道之誠者未始不由於誠之之誠也然則

以誠為心之宗旨豈不以此乎既曰不誠無物若此一心有不誠焉則百行皆為之無矣况得有位天地有萬物之道乎此所以誠之為理無天人無大小無古今其為道為德者以此誠皆可為者而其本則理也其機則心也其要則實也

性惟善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

四體也有是匹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愚竊謂上帝所降之衷即為下民所恒之性則性無衷外之性衷無理外之衷矣此非性之所以一於善者乎明德之明便是德之本明者也而明德之德乃是性純善之稱則言性以德稱德以明者無非所以指此性之善也故明明德新民一以至善為當止之準的此非所謂固有之性乎天命之謂性即所謂降衷之性也而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不出此性之中則作性之善而即

可以為道為教乎至於孟子則直明此性之善而以性言性於未發之前則只是渾然寂然不偏不倚而已無形容可指故即就其發而為情直從源頭感動流出不雜私偽純善無惡者而目之曰惻隱是仁之端也羞惡是義之端也辭讓是禮之端也是非是智之端也其為端既自是純善則其為本德也一於善無惡者乃可曰此而知得實矣此性是無賢愚貴賤均所固有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以明其必然也然則其謂人性惡或謂善惡混或謂有上中下三品者皆非知性之理者也不有孟子有以本天地之理發前聖所未發而立此性善之論則後之人何得以知夫此性之不可易也而善是

必所當為與惡之必不當為而自力於為善之學
哉至宋而程之出又發氣質之性之論而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
不性者焉豈不以所宗之氣有不能皆純而有剛柔善
惡之不齊故指其不齊者而目之曰氣質之性所以亦
謂之性者以其亦出於受生之初而自旺於各心故也
此說似與孟子所謂本然之性純善無惡者異焉而既
稱其為氣質又繼之曰君子有不性者焉然則舉氣質
之性者即所以明本然之性而本然之性固是不可易
也氣質之性則有不得不變焉不易之善人所必守不
齊之性人所當齊者豈非常道乎仍復思之天地萬物

非善不得一日為天地萬物也使之為天而生萬物使
之為地而成萬物使之為萬物而達天地之化者非善
而何哉無天則不得生萬物無地則不得成萬物無萬
物則不得達天地之化也果使天地萬物并為可無之
物則有無極太極之理其何為哉其所以必有無極太
極之理而不得無天不得無地不得無萬物者乃所謂
善也根善曰理行善曰道有善曰德至善曰誠則所謂
理也道也德也誠也者莫非以善而得名也天地萬物
其有外於理道德誠者乎然則受其理任其道得其德
稟其誠為物有身於兩間者性此善而已其目則曰仁
義禮智是孟子所謂四端之本也謂之四德者也以其

原於天地之尤亨利貞而本無不善故曰德或謂之五常者并信而言故加一於四而為五焉為人常性故曰常蓋其所以為德為常者無非以本然之善而稱之也其為仁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為義也制萬事之宜其為禮也秩天下之序其為智也通萬物之理其為信也實仁實義實禮實智而無假借也然則不善而能體能制能秩能通能實乎此固性善之實也夫既此一善為之本為之源為之綱為之領然後無極太極之理得不失為理而于以為之道為之德在一身而性情言行無不得其常在一家而父子兄弟夫婦無不得其情在一國而君臣民物上下大小無不得其分以至天地位

萬物育者皆其道也此豈非性善中推而極之者哉

情惟正

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聖人之情也不踰矩則所欲皆所當欲也其有一念之非天理者乎然而必言於七十之後則十有五之志學三十之立四十之不惑五十之知天命六十之耳順乃在其前矣雖其以天縱之聖其言之叙似若有積累之漸而至此地頭也况在凡才不有積功而能處正乎大學誠意章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言其好惡必如是然後乃能自慊而意誠也其功專

在於慎獨也

又正心修身章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此四有所者皆由其情之有拘而便至於心不正而身不修也

又修身齊家章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

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五之辟者皆由其情之所辟而便至於身不修而家不齊也故以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者鮮矣及諺語莫知子惡苗碩終焉

又齊家治國章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莫非一人之情之正與不正而一國之治亂由之也又平天下章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又曰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此皆言上之人必能公其情然後上下四方均齊方正

而天下平矣不然災必逮身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言位育之極功亦不外乎中和之致焉情之在人者其係豈不大哉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克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漙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

此言四端之克與不克而其得失不啻霄壤也

竊謂情者發於性而為性之用也其目則曰喜怒哀樂

愛惡欲之七也其在性之本然也固未嘗有不善焉而及其發而為情則始不能無正與不正之異而善惡於此乎分焉人之聖狂道之得失德之吉凶身之福禍家之成敗國之治亂世之否泰無非出於此情者也蓋吾人性情雖曰在吾之方寸也而其理則不但與類族黨屬相關而已至與天地萬物宇宙古今亦必為之相通焉故歷觀已往之跡其理昭然其機必然可不畏哉可不戒哉恒人之心知覺不達莫究此理則未嘗不以為此身之微非若王公大人之居于萬人之上責夫邦國之事業者也一喜怒之妄一情欲之肆其何係於天地鬼神哉彼莫知自身既為天地中一物則雖在至微至

賤之位其所資以生則天地之氣也其所賴以保則天地之理也既自戾其所資之氣自逆其所保之理而不能自制其情肆逞於覆載之間則其能幸免者十無一二雖其禍敗不若王公大人之所喪極大所敗莫酷惟其得罪於天地鬼神古今名教則未嘗不與在上者而同其慘也但其位在微賤衆人耳目所及者不廣焉其理則豈有大小貴賤哉恒人且如是矣况乎在上者之禍福哉此莫非方寸中所發之情為之機也然則所謂情之正與不正其何察乎其自有七而其為機則無不同也其始發也當發而必發者正也當發而不發與不當發而發者不正也其方發之際當輕而輕當重而重

者正也當輕而重當重而輕者不正也其已發之後其心如水鑑之自止自虛於照過者正也其或留繫於心不能自遣者不正也其克正之效不正之驗無非此理之所必然也為吾人者可以知所勉矣知所戒矣可不勉乎情既正矣而心和氣和形和家鄉邦國無不悅天地鬼神無不順其為慶也如何哉可不戒乎情不正矣而心忤氣餒形縮家鄉邦國無不怨讟天地鬼神無不加怒其為禍也如何哉然則此情之正不正其所係如何哉

道惟中

堯之禪舜曰允執厥中

此大堯以此道傳之大舜也

舜之禘禹加以用功之要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大舜又以此道傳之大禹也

湯建中于民

此成湯得傳于大禹之道也

文王純亦不已緝熙敬止

此文王所純者即執中之德也無不敬者即用中之道也

武王建用皇極

此武王所建之極亦聖聖相傳之道而不出乎厥中者

也

周公思兼三王

此周公所思兼者即是三王之道則歷代有道者

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則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之道也如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一以孔子為宗則其所依

者莫非中庸之道也

竊嘗以為道者即日用常行不可須臾離之謂也一唯

自然之理而已心焉而和身焉而安言焉而法行焉而
則動焉而宜靜焉而宜在我而宜在人而宜可以宜大
可以宜小可遠而遠可近而近窮可以獨善達可以兼
善為父子而父子親為君臣而君臣義為夫婦而夫婦
別為長幼而長幼序為朋友而朋友信可以行於家可
以行於國可以行於天下考諸三王而不謬達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然後
可以謂之道也若一有所妨一有所害一有所不偏一
有所不繼則不可謂之道也豈須更不可離者哉然則
非所謂中焉而可以極天地通古今順萬事萬物乎中
者以有形之物言之距上下四方適均齊正不相差殊

之處也凡物偏於左則遠於右偏於右則遠於左偏於
前則遠於後偏於後則遠於前其於上下亦然故惟中
無偏所以必以此中言之於日用常行之道焉惟其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者是也以理則一定而不可易以義
則當然而不可違以德則至善無欠以心則恰當無憾
以事則十分為是也天以此中為道故其無不覆幬者
確然於上於穆不已而萬古如一日地以此中為道故
其無不持載者隕然於下不少變遷而萬古如一日焉
古之聖人為三皇為五帝為三王亦莫不以此中為道
故其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其化澤經萬世而無窮焉
此非斯道之為中也至矣者乎天於上而道此中地於

下而道此中聖人君於上而道此中臣於下而道此中
不論上下尊卑皆以中為道者又豈非中無定體隨位
有中隨時有中隨事有中隨物有中故也固以中者理
之為的也無時無理無處無理無事無理無物無理則
理何往而不為中乎然而天地與聖人至誠無偽至純
無雜故其道自不離於此中而萬古而天萬古而地聖
亦萬古而師也人不能皆聖氣稟之不齊者拘之於初
物欲之隨感者蔽之於後而道不得不遠於中焉此學
問之所以有術教化之所以有法也中之理必待講明
然後可擇也中之道必待體履然後可執也舜禹之精
一大學之格致誠正孔門之博約非其術與法乎上古

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三代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
無非此教化學問之為法為術也故至今載在九經者
無非聖賢擇中用中之道而其說最備於子思之中庸
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况愈降之後世乎
夫道一本而已其本即無極太極之理也其初豈有異
說哉惟以教化不明學問不勉然後道失其中而卑者
皆患於不及高者又患於必過此乃所謂異端者作而
此道之晦塞也極矣異端亦何嘗為理外之人哉以其
失此中而由毫釐之差為千里之謬也如仁失其中而
為兼愛之墨義失其中而為為我之楊如禪家之論心
性道德無非此中之失也然則韓文公所謂明先王之

性理言卷之七
二十一
道以道之者果庶乎其可也

德唯敬

德之於人大矣哉德者心之所據身之所宅也理之所會道之所凝也心無定形非德其何據乎身無定位非德其何宅乎非德而據心莫心也非德而宅身莫身也理自無極必須會得然後心能通也道自無窮必須凝得然後身能完也此非吾人之所尚者德乎敬之於德主矣哉敬者操心檢身之要法也明理造道之大本也心須操然後心之理始得而一理之為原萬殊之致用者後可以明之也身須檢然後身之道始迪而萬善是集百行皆備而聖道可造也此所以人之為人惟在於

德矣而德之為德惟在於敬矣不敬而能德者無其理也無其道也敬不是從外做來者也自是以心會理以身體道之綱領而實乃人性之真也其有振作之意者即是仁也其有慎密之意者即是禮也其有嚴收之意者即是義也其有明通之意者即是智也其有完實之意者即是信也然則五常之德都在其中矣至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發而為情者敬為一心之主宰故當喜必喜當怒必怒當哀必哀當樂必樂當愛必愛當惡必惡當欲必欲又令發不得肆焉無所不節則七情之德皆由此出也所以謂之德之聚福之基者不以此乎一敬在中而於左於右無不逢原視聽言動之以禮周旋

折旋之必中規矩千邪莫干百誘俱退者不期然而然矣敬久則誠矣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則至誠之化由於敬也又引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之詩曰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此則民勸民威亦由於敬也又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之詩曰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此則天下平之盛亦由於敬也故從古聖賢為聖為賢之德未有不以敬而致焉堯之欽明允恭舜之濬哲溫恭禹之惟精惟一湯之日濟文王之緝熙武王之無貳無非此敬也故進德八德明德成德其門其路其為工夫雖非一槩言也而其要則莫切於此敬也

若外此敬而言德則非知德者也

學惟成

天地萬物未為天地萬物之前先有其理焉天得其理為天於上而有天之道焉地得其理為地於下而有地之道焉萬物得其理為萬物於天地之間亦莫不各自有其道焉吾人則亦在萬物之中而最貴最靈為天地之靈為萬物之長故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備於一心之中而其身以天地間事為吾之責當不得有所遺焉則其為道豈不大哉若既為人矣而不自盡其責於道之大有少欠焉則其不愧於有人之形乎夫既欲盡其責必也於其理之所在無所不知於其道之所包無所

不能然後可以謂之盡吾人之責也若非至聖至誠何其能無所不知能無所不能哉所謂至聖至誠者其知其能盡得十分者也果與天地同其道同其德矣自是以下雖其已及九分矣而尚有未及其一分則便非至也必須致功以克其一分然後至十分也自八分以下皆然隨其所未及之分數而必須克致得十分然後為至也所謂致功者即所謂學也不學而自至者無其理也所謂學者以其不知問於知者而我亦得知也以其不能問於能者而我亦得能也知之未及能之未盡者若不從事於學則九分八分者皆自為九分八分而止矣終無有到得十分之日矣學矣而未至于十分也

頭則非所謂成也學而不成則雖曰不學可也學筭數而未至於隸首非筭數之至也學律呂而未至於伶倫非律呂之至也故學道德而未至於堯舜周孔即非道德之至也其業之不至者便是不成也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則一簣之虧不免為未成山也鑿井而不及於泉則亦不免為未成井也學而不至於至聖至誠其何謂之成乎或曰人各有力量力量之右雖勉而不能故以顏子之卓越而終未達一間以曾子之篤實而亦止為曾子其以天縱為依歸則有大聖師也與七十同門則有諸賢友也然而未得繼為孔子此非力量之難擴乎曰人之於學能盡其力量是為得矣而能盡其力量者

鮮矣孔門之七十子皆其自盡力量者也而其或莫之至者有不幸耳如其氣稟之不得無拘知得之有所未及者如能真積力久則未有終不能撥脫也若顏曾孔門中年最少也皆在孔子之末年而顏子所未達者一問曾子亦已聞乎一貫則實是資品之高用功之篤也設令克享堯舜之齡顏子不夭曾子久待則二子之所到安知其不止為亞聖而已哉此則命也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曰從事乎此學者能盡其力量則是為得矣為學而自盡力量者未有不為君子者也盡其力量其在人矣在我用志而已况生于天地既得為人則人莫不有其為人之力量焉彼為至聖至誠者亦自非吾人凡

分之外別有特受之力量其亦能盡乎人所得為之事而便能致于至聖至誠之域也雖在凡常之氣質果能篤志於盡人之分則力量我可以自辨而能無所不至矣若曰吾力量止此而已至聖至誠吾何可望乎去則是所謂自棄者也或曰子以成為學之要歸則成固至矣而何不言成之之功乎曰為學功夫之本末次第先聖先賢垂訓於經傳中者備矣但患人自不力焉爾

分合篇

凡為道理其初也不得不一其變也不得無分其終也
不得無合者如水之源沙木之本枝網之綱目其為源
為本為綱也則不得不一其為派為枝為目也則不得
無分其不得無分者亦有二焉自一而變則源必派本
必枝綱必目者即其分也又其變分之中派不獨派枝
不獨枝目不獨目者亦分也雖其不能無分也而源派
皆水也本枝皆木也綱目皆網也則茲非終合者乎蓋
雖一般道理而不得無本末先後上下內外而有相承
焉有相配焉有相須焉有相濟焉故自不得不分而又
不得不合者其勢之自然也然其何以為造化之機

經綸之道哉學者之認會此理也亦必須能分能合自一而二之從二而一之然後有以契夫相承相配相須相濟之妙而會得一原之旨也此分合之所以有說也餘可類以通之也

理氣分合

理即氣之本也主也而統總條貫無象無窮者是也氣即出乎理行乎理也而充滿運行無隙無間者是也有理故斯出氣出氣故為其理理者氣之理也氣者理之氣也安有無理之氣又安有無氣之理哉究其所以為氣者曰理指其有以行理者曰氣所以者其本也有以者其用也此其名目之不可不分也然而不有所以者

則焉有有以者哉此其不為之合而自合者也故理之所存氣便存焉氣之所行理自行焉言理則氣在其中言氣則理在其中矣然則析以分之者名目之設也合為一體者理氣之常也若曰其名目之分而遂以為界別相對之物則理氣便是各自為本而雙立並行於宇宙之間也理豈得為氣之理氣何得為理之氣哉定自無是理也孔子易繫辭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濂溪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而儀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無極也此皆非理氣一本之謂乎故後古聖賢之
立教設訓也未嘗有理氣之辨而但於善惡邪正義利
公私是非得失之際必分其界限如水火黑白之不可
亂也使之為善去惡服正闢邪取義舍利後公滅私有
是無非必得毋失而已大學之所以為學中庸之所以
為道曾論鄒書之所以垂訓上至詩書禮樂易春秋之
所以為經者未有分理氣而立言也孰有為善去惡服
正闢邪取義舍利後公滅私有是無非必得毋失矣而
有違於理氣之正者哉如是則主乎氣之理既無不全
而出於理之氣亦無不順矣如是而有道未立德未成
者乎蓋理氣之辨至後儒而其說紛紜焉此亦不得已

者也固以世降以來聖遠言湮教弛道晦則善者少而
惡者多正者少而邪者多義者少而利者多公者少而
私者多是者少而非者多得者少而失者多則何可不
究其原而判別之使人知夫主乎氣之理未始不善而
出於理之氣有時不能無雜故善惡正邪義利公私是
非得失不免並立而三勝負焉此所以理氣之分不得
不多說也然而其說莫非主理而言氣則其何傷於此
理之本一哉此固分合之不可無者也

又曰天地萬物所以必為天地萬物者理也天地萬物
所以能為天地萬物者氣也不有所以必為之理天地
萬物何自而生乎不有所以能為之氣天地萬物何從

而成乎然則天地萬物之為天地萬物者乃理氣之所
為矣若理氣之為理氣者其孰為之而有此理氣歟曰
理也者本自有焉不容一刻無焉不容一隙無焉無其
先也無其後也無其上無其下也無其彼也無其此
也不待有之然後有矣不待為之然後為矣此所以謂
之理也豈非無極而太極者乎若夫氣者理之大用也
既有理矣而不有氣焉獨理不得以致事業也事業之
不致則理何能為有而可以謂之理哉唯其有理矣不
得斯須無氣故時無無理之時而氣亦無時而不有焉
境無無理之境而氣亦無境而不有焉此其所以能生
成天地萬物而理得有夫大業者也然則氣非自為

氣也乃是自理而生也而氣之成功即所以成理之事
業也氣何嘗有離理之時哉天地未判理氣在混沌之
中天地既判理氣在天地之中萬物既生理氣在萬物
之中理之所在氣必在焉氣之所在理必在焉未有有
理無氣之物也亦未有有氣無理之物也但理則真而
無妄純而無雜善而無惡中而無偏正而無邪公而無
私直而無曲順而無逆平而無險統而無紊實而無漏
通而無塞全而無虧一而無二常而無變也而氣則或
不能無妄無雜無惡無偏無邪無私無曲無逆無險無
紊無漏無塞無虧無二無變此則氣之有反於理者不
得無分於理也然而乃是為氣末流之弊也則所不能

自免之病耳其何傷於理之本體哉况又得理氣之全
主理氣之化者一以理而裁之使其氣之不齊者咸歸
於理則畢竟莫不為理中之氣矣此乃不能無分而終
不得不合之道也

天地分合

形於上者天也形於下者地也其容則天覆而地載其
位則天尊而地卑其體則天氣而地質其象則天圓而
地方其色則天玄而地黃其品則天輕清而地重濁其
德則天高明而地博厚其性則天健而地順其常則天
動而地靜其道則天資始萬物而地資生萬物此天地
之所以分也然而有覆故有載而不載則無所覆有高

故有卑而無卑則不成高至其氣質之相復圓方之相
濟玄黃之相麗健順之相應動靜之相交輕清者必曰
於重濁高明者必待於博厚則豈可有天無地無天能
地哉蓋天地未生其初一元氣也一元氣為元氣而已
則無以致造化之道故於是乎為天而上為地而下天
地之位然後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造化
行矣兩間之萬物備矣宇宙為不空器矣此乃合天地
而為宇宙有如合君臣而為一國合夫婦而為一家也
然則天地之事業其不以一理一氣而有是哉天地是
一理一氣中天地則豈是天自天地自地而都不相屬
者乎其為物則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其道其事業則

性理說卷之七
三十一
一造化之流行者爾其可分天地而二之乎

陰陽分合

徒理而不有氣焉不可得以生物理須有氣然後為能
辦許多事業故氣之所以不得不作於理中者也其所
以必分為陰陽兩儀者何歟蓋動靜闔闢者氣之性也
唱和感應者氣之情也不有動靜闔闢其何以為造化
之機不有唱和感應其何以致生成之功哉有動則必
有靜既靜則又必動有闔則必有闢既闢則又必闔而
一動一靜一闔一闢不得不相須矣有唱則必有和既
和則又必唱有感則必有應既應則又必感而一唱一
和一感一應不得不相須矣此造化之機所以不息生

成之功所以無窮而天地之為天地萬物之為萬物未
嘗不在於動靜闔闢唱和感應之中也惟其動也闔也
唱也感也者所謂氣之陽也靜也闔也和也應也者氣
之陰也此陰陽之所以不得不分也然而動乃靜者之
動而靜亦動者之靜也闔乃闢者之闔而闢亦闔者之
闔也當唱而唱者必為當和之和而當和而和者又必
為當唱之唱當感而感者必為當應之應而當應而應
者又必為當感之感則陰陽即一氣也而但有隨時而
變故似有兩種氣也其所以不得不分者乃所以致一
理之用也此非陰陽之合乎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五行分合

宇宙間萬變萬化都不出陰陽兩儀而已橫者而為對
 待豎者而為流行皆此陰陽也以實體言之自天地之
 大至萬物之微自元會運世歲月日辰至刻分釐毫絲
 忽眇沒以易書言之為四為八為十六為三十二為六
 十四為三百八十四者莫非此陰陽也而又以五行分
 之者何歟曰陰陽二氣有以盡天地之變者然矣然而
 陰之為陰陽之為陽實非截然為陰截然為陽其作也
 有幾其行也有漸故不能無雜盛之異而雜時之為候
 不及於盛時之為候盛時之為候自別於雜時之為候
 則雜氣微輒盛氣克完當微輒而克完不可也當克完
 而微輒不可也二氣既不得分其雜盛而二之故二

氣各有二行於是乎為四行即所謂木也火也金也水
 也而四行不得土不成故並土為五行焉以生出之序
 言之則水火木金土也以布行之序言之則木火土金
 水也以坐則水木陽火金陰也而土為五行之終以行
 則木火陽金水陰也而土則寄旺焉此必有五行之分
 於陰陽也然而五行之行莫非終始陰陽而成歲功則
 豈非必合於陰陽者乎故曰五行一陰陽也然而五行
 之為五行也即出於陰陽故水火金木雖其於陰陽皆
 各有所屬而屬於陽者固不是獨陽之所生而必須並
 於陰而生矣屬於陰者亦不是獨陰之所生而必須並
 於陽而生矣况土之居中央者乎及其各為一行也水

性理論卷之十
亦有陽水陰水火亦有陽火陰火金木土亦然則五行皆各有陰陽也此非二氣五行之一理一氣者乎又不惟皆各有所稟之陰陽五行之為各行也亦莫不各具五行之理氣然後得自為各行焉則五行亦各有五行矣此二五之所以一理氣之分合也

四德五行分合

文王著乾坤卦辭皆稱元亨利貞孔子文言分而說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元也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亨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利也曰保合大和是貞也此即四德也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藏始為春通為夏遂為

秋藏為冬此乃四德為天道之常也箕子陳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濂溪太極圖說有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此乃五行相生而成始相克而成終并為二氣之分造化之具者也氣為而行於天質為而具於地序為而流於歲月日辰在八卦乾兌為金震巽為木坎為水離為火艮坤為土在方位東為木南為火西為金北為水中央為土在四時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寄旺為土也然則四德之元五行之木同主東春四德之亨五行之火同主南夏四德之利五行之金同主西秋四德之貞五行之水同主北冬其名目既異而其時

性理言卷之七 三十四
位則同者何歟雖同時位所司之化異耶曰四德五行
一理也以德言則曰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曰木火金水
德者蘊乎理者也氣者行乎理者也德布而氣在其中
氣行而德在其中元德之始以木氣之溫也亨德之通
以火氣之烜也利德之收以金氣之涼也貞德之藏以
水氣之寒也此固四德五常其名目之異者德與氣之
分也其時位之合者即一理也而其化亦一也

三道分合

三道者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也以其位于上而謂之
天位于下而謂之地位于中而謂之人矣蓋宇宙之理
上不可無天故於是乎必有天下不可無地故於是乎

必有地中不可無人故於是乎必有人焉以其有不可
無天之理故天得其理而為天之道有不可無地之理
故地得其理而為地之道有不可無人之理故人得其
理而為人之道孔子傳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乃天地人之道
所以分也謂天地人曰三才者能盡其道之稱也道
者能順其理之稱也然則天以陰陽為道者以其順為
天之理者不出此陰陽之二氣也地以剛柔為道者以
其順為地之理者不出此剛柔之二質也人以仁義為
道者以其順為人之理者不出此仁義之二德也然則
同是道也而天必以氣為道地必以質為道人必以德

為道者何也夫資始萬物者天也而資始萬物之道非氣不能也資生萬物者地也而資生萬物之道非質不能也資資天地經綸倫紀者人也而經綸倫紀資資天地之道非德不能也氣者造化之機也質者造化之器也德者經綸參贊之理也氣也質也德也三者實一理也而氣雖能始之不得質不生質雖能生之不得氣不始此獨氣獨質之不能成造化而天地並位然後萬物得有也又天地雖能造化必有位中之人然後可以立倫紀經綸之道而資天地造化之功也然則為之氣為之質為之德者道之所以分也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人物而人能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之所以合也

然此則就三才之道而言分合也止以人道言之心之有五常之性身之有五倫之則者無非理一分殊之為也而乃所以合不得無分分不得無合者也

三才分合

覆于上為天載于下為地中于兩間者為人是曰三才覆於上則以生物為道載於下則以成物為道中於兩間則以裁成輔相參贊化育為道才者有事業之謂三才之所以有稱即以此也天之道曰陰與陽地之道曰柔與剛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形既異其位既分其道既別其事業既殊則似乎不相繫也而並稱之曰三才則豈是天自天地自地人自人而不相繫乎形之異者所

以致其同也位之分者所以致其合也道之別者所以致其一也事業之殊者所以相濟也有覆故有載而又必有所覆所載之物則覆載與物相須也有上故有下而又必有上下之中則上下與中相須也方圓既形而形之長短者隨之則方圓長短相須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德也氣不能獨行待質而行質不能獨成待氣而成氣質又不能徒具必待有德而致元化至於生之天化化之地必待夫經綸參贊之人而得盡其道得畢其事業則三才之立豈非一理之為哉然則為天為地之理即為人之理也為人之道即為天為地之道也為吾人者其可自小而醉生夢死於覆載之間乎或

曰責參三之道者聖賢之事也又復達而在上為君相者乃得展其業矣若畝耒鋤之徒斧鉅刀削之類市井販利之輩名雖人矣何得責字內之事乎曰莫非人也莫不受五常之性也莫不有五倫之道也各分其分各職其職而不失其所受之性能順其五倫之典者亦豈非自盡之道而不拂乎君相之化無愧於有人之形哉况粟米麻絲不農則何從而出乎器皿不工則何從而造乎貨財不賈則何從而通乎此皆人事之所不可無者也或曰人則然矣至於羽毛鱗介動植之物有何所責而亦不得不囿於並育之中群群林林以致紛紜克雜於世間乎曰此亦造化之自然也天地生物豈嘗

有簡擇去取之意哉以無所不具之理出無所不足之
 氣產無所不備之品彙自爾群群自爾林林何必貴者
 大者獨有而賤者微者獨不可有哉亦莫不各生其生
 各化其化而雖以至賤至微皆共為貴者大者之所使
 所需矣此非天地之心自然之理乎是如人物軀體中
 毫毛之不可勝數者亦莫非各體之所不得不有而無
 非擁體衛身之具則不可謂理外之物也此乃滿兩間
 萬類天之所必生地之所必產人之所必仁而三才之
 道於是乎益盡矣

性命分合

凡受形於天地之間者人與物也人固不可得以計數

矣况於物其可得以及數悉乎然而無性外之物有物則
 必有性矣無命外之性有性則皆天命也性者即其所
 以為物之理也固有其為是物之理故於是乎生而為
 是物又有其為彼物之理故於是乎生而為彼物既自
 無徒有其理而無其物者又安有既有其物而無其理
 者乎此所以物莫不有其性也物既莫不有其性則性
 豈為物者之所自作乎物非為物然後有其理也本自
 是有其理故為其物則理之所自而出者非天乎天有
 其理以生其物則為物之理非天所命乎此所以物無
 性外之物性無命外之性也然則天之命物也者其果
 一一天臨而命之乎物之受命也者其果物就天而

受之乎曰不然也天有此理理無不通理有此氣氣無不充焉既無無氣之地故隨地有物又無無理之氣故隨物賦理此所以物無不生理無不賦而物物皆性性皆命也然則天命物性即一理也而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歟蓋天在乎上以其在天之理賦與在下之物故曰命也物受天命各為固有之理故曰性也命者以天賦而名之也性者以物理而名之也自天之命即為在物之性在物之性便是自天之命也非二理也故曰知性則知天又曰盡性以至於命

五常分合

性有所秉之藝自其為德則有五故曰五常常即藝之謂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也惟其一箇性乃有五者之目何歟蓋一原之理初非有形可分也有數可計也止可謂之無極太極也而苟能精認其所以隨時隨變而發者則亦自有條界之分焉以在天地者言之則其為統總造化之生始者曰元因其元之所生而暢盛者曰亨因其亨之所盛而收遂者曰利因其利之所遂而藏定閉固者曰貞此天地之四德也若其五常之信則在天地為何名曰與所謂誠是也誠者實之謂也四德一有非實而能德者乎蓋太極之有造化為生物也造化之始不元則無以生也既生矣不亨則無以盛也既盛矣不利則無以遂也既遂矣不貞則無以固也

性理言卷之七
四德之所以生之盛之遂之固之者不誠則無以成功也此固五者之不可不備而不可闕一者也此理在天地如是故得此理而為性者一性之中亦莫不有五目之界分焉仁為愛之理禮為敬之理義為宜之理智為別之理信為實之理此乃五常之分不是在人然後有分也在天地而既有分焉一理之中如不有五者之修分則其何以為天地之造化其何以為吾人之事業乎然而其不行不備不得不分者所以有大用也備而後為德之全分而後為道之達者所以為全體也非全體不得為大用非大用莫得為全體此非所以為至理者乎

又曰仁者衆善之長也生生之本也其大也無所不包其遠也無所不至則惟此一德足以為此道之無窮也而又必有禮有義有智有信而并之者何歟曰仁焉而禮義智信四者自不得不備焉此乃仁之所以為善之長生之本也夫禮者敬順之德也義者制宜之德也智者明別之德也信者誠實之德也仁自是衆善之長生之本則衆善之用不可以一善而盡之也生生之道不可以一德而咸之也故必有敬順之德然後以會其嘉而尊卑貴賤親疎大小各得其序各安其則而生生之道有以暢矣又必有制宜之德然後以收其亨而事之有限者準限而止物之有度者及度而定不令有越

性理言卷之二
限之事而事盡端緒不令有過度之物而物具始終故
生生之道予以立矣又必有明別之德然後以截諸用
而通天地之理會性命之原盡事物之常而生生之道
予以成矣又必有誠實之德然後能致其允而當生必
生而理不可闕當秩必秩而序不可亂當制必制而宜
不可失當別必別而貞不可撓故生生之道有以無差
或矣不然而徒仁無禮無義無智無信則仁不得盡仁
之德而生生之道有所窮矣然則禮亦仁之禮也義亦
仁之義也智亦仁之智也信亦仁之信也故曰偏言則
一事專言則統四者此所以一而五五而一也

性情分合

得天地之氣生而間為物者莫不有為其物之理焉其
氣之精英必有所聚合虛明以主其身者乃所謂心也
而理在其中即所謂性也其為字從心與生以其心得
理能靈妙理得心有作用故也然其為靈妙作用者必
待乎接物應事然後發焉即所謂情也方其未發也只
有其靈妙作用之本體而已其為靈妙作用之實用
凝然寂然無空永止而理存這裡者豈非性乎其目則
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也然其所謂仁也義也禮
也智也信也者非有區界於性中也特因其已發而著
於常行推為事業然後知其有五者之常自為其性故
也至其已發也事至則隨事而應物來則隨物而感者

有不得已焉此非情乎其目則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
 愛曰惡曰欲也於其七情之中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
 而羞惡當辭讓而辭讓當是非而非者即其純善之
 目而所謂仁義禮智之四端也是固五常之性由七情
 而行也若不有五者之常在其中為未發之性則七者
 之情何所本而為已發之情乎然則性情初非二理而
 特以未發已發而異其名耳但其為性而未發也氣不
 激動而純乎其理故性未有不善焉及其已發而為情
 也氣之承理而用事者有不能皆順乎當然之理而合
 其則焉則過於則者為異端不及於則者為衆人皆非
 其性之本然而道日遠天下之惡皆從此出矣此則非
 性之罪也乃情之勝也此聖賢所以垂訓後學所當用
 功處也果能約其情而使合於當然之則則當然之則
 即其所性之理也茲非性情之合而一者乎

本然氣質兩性分合

太極之理真而无妄純而无雜善而无惡中而无偏正
 而无邪公而无私直而无曲順而无逆平而无險統而
 無紊實而无漏通而无塞全而无虧一而无二常而无
 變此理之外無他理也故物之生兩間者受此理而為
 性即所謂本然之性也惟其稟生之際氣不能無清濁
 質不能無粹駁清者明而濁者昏粹者純而駁者雜此
 周子所謂剛柔善惡之不齊者也而程子所謂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者是也本然之性如五臟百體之均同無智愚賢不肖皆所固有也氣質之性如千顏萬貌之各異有長短厚薄之必不齊也所以同謂之性者何也其固有者一定而不可易雖以下愚不移之暴棄其所受之理則未嘗泯焉非主性而然乎其不齊者雖由於所稟之氣而亦已充旺於心上不相推移則不可不謂之性也惟其本然之理寓在氣質之中而同出於流行之際故非上智與下愚之相絕則必相近焉故孔孟亦未嘗分而言之而至宋程子始言氣質之性然後學者始知有兩性矣然則本然之性本於理也理自無變故性必相同焉氣質之性作於氣也氣則有變故性必不齊

焉氣亦出於理者也非自有二原矣而但不能無盛衰厚薄精粗偏正之異焉人之稟受者得其盛厚精正之氣則其為氣質自能清明純粹中正和平而為聖賢君子得其衰薄偏粗之氣則其為氣質有多沉濁昏暗乖戾偏邪而為愚狂小人此乃氣質之性之不齊也然而理無變而氣有變故變其有變之氣復其無變之理則愚者可化而為智狂者可化而為聖小人可變為君子故未有能有為而不可為之理焉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焉此其本然之性為其主性故氣質之性終不得為性者乎

情意分合

心統性情以居于一身之中則性即理也情外宜無他
知覺矣而有以意名之者存焉何也試言之情亦心之
情也意亦心之意也字皆從心但在旁在下異耳情則
性之在心者因事物之來觸即從知覺而發焉當喜斯
喜當怒斯怒當哀斯哀當樂斯樂當愛斯愛當惡斯惡
當欲斯欲者是也意則或因其情所感之事物自用其
知覺而料度其利害得失或未有情感之新事而有時
起念於某事某物以較計之者是也然則情意莫非心
之用也而所指以名之者別也以性而發者為情以心
而發者為意而性乃心之理心乃性之舍則情是意之
機意是情之引也情發於無意之初意作於情發之後

而或相助焉或相制焉者其情既正而其意亦正則於
是乎相助相濟為正道焉有其情初正而其意不正則
於是乎以情而制其意者也有其情不正而其意或正
則於是乎以意而制其情者也又有情意俱不能正而
以邪相助相濟者也果其情與意俱不能正而相濟以
邪則其不至於滅性戕身者有之乎故大學工夫誠意
為善惡之關孟子程子皆垂以情之訓

四端七情合論

四端之說始出於孟子七情則出於諸書者或并言之
或配二情舉之或單言之而皆不出乎七者甫夫四端
亦情也而以仁義禮智四德之端言之故晦翁以理發

言之若七情以氣發言之則後學不得不致疑於其間也性發者為情則四德之外無他性焉七情如非四德之發則謂之從何性而發為情乎又四端既根於四德而即為已發之稱則獨不為情乎然則七情固莫非四德之用而四端亦非外七情而別自為端者也以四端言之惻隱即七情之愛也羞惡即七情之惡也辭讓即亦愛惡之無而是非即七情之條分目別者也所是者常在於順境所非者常在於逆境則喜樂愛欲四者非順境之應乎怒哀惡三者非逆境之應乎以七情言之哀愛欲即仁之發也怒惡義之發也喜樂禮之發也七者隨事隨物感應各當智之發也喜亦可謂之仁發而

哀亦可謂之禮發也舉此而統觀之則四端定不在七情之外而七情果皆為四德之用也但於四者必謂之端者惻隱正從仁發羞惡正從義發辭讓正從禮發是非正從智發即隨其當感之際而直從所根之德不惹著私意乃於不知不覺之間忽已發見故謂之某德之端然而以其理而目之則性也以其善而目之則德也以其德之出而言則曰端以其性之發而言則曰情性即德德即性也端即情情即端也惟其情之所本者性之理也情之所發者氣之動也性為情之體情為性之用故指其所本則特可謂之理而不可謂之氣也指其所發則止可謂之氣而不可謂之理也其以四端為理

發七情為氣發者乃與所本皆理所發皆氣者其旨異矣此所以致疑之地也蓋以四端為理發者豈不以四端之發自是性觸便感不犯私偽故以理為所發之主也以七情為氣發者豈不以七情之發或涉私偽不能純善故以氣為所發之主也其說似乎祖述大舜道心人心之分也然而以四端純善而為理發以七情有雜而為氣發者不若所謂情之所本皆理性之所發皆氣之說為不易之旨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朱子釋之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孟子豈外七情而言四端乎特就七情中舉其直從本然之性感出初頭純善者而目之為四端苟能精究而詳認之則四端果不出七情之中也

人心道心分合

舜之禪禹舉其所受乎堯允執厥中之言加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句於其上乃所以并發夫允執厥中之功夫也夫既曰人心道心則似有兩心者然故晦庵朱子論之曰心之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云云則後之人尚疑於二心之兩本也噫此心初豈有兩本哉人之受生合理氣而為一身故

既有其身即又合理氣而為一心然其所謂氣者不是
於此理之外別自為氣者也則其為氣也即此理之氣
也理氣非二本也惟其曰人道各係以心者明其為
一公一私而心則皆此心耳人即身也道即理也先有
為人之理故生而有人之身則所以為人者道也所以
寓道者人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人即道之人也道即
人之道也以形氣而目之曰人以性命而目之曰道初
何嘗有人與道之分哉心一心也道一道也心之理曰
性所謂五常也仁義禮智信是也此性之外無他性也
性之發曰情所謂七情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此情
之外無他情也其在性也未嘗有人與道之別也及其

發而為情然後人與道於是乎分矣若喜為公喜怒為
公悲哀為公哀樂為公樂愛為公愛惡為公惡欲為公
欲則是道心也或喜為私喜怒為私怒哀為私哀樂為
私樂愛為私愛惡為私惡欲為私欲則是人心也七者
之為情一也而為人心道心之別者公與私而已公出
於理故曰道私出於身故曰人人者指身而言孔子答
顏子問仁曰克己復禮門人稱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
毋我所謂已也我也者皆指身也但孔顏則師弟間切
近之辭故直指已我舜禹公天下授受之際故泛指曰
人然則人心在學者則必須克去之者也聖人則不為
之克而自無者也惟精者察其為心之公私而精之之

功復在惟一之先矣惟一者畢竟必純為道心而不令人心間之故在惟精之後蓋厥中之難執每在於人心之危故既一其道心則中果可以允執也以此觀之人心道心之分即以其發為情意者之公私別其目也非謂人心道心各立於固有也若以人心道心果為一人中二心而各立焉人心自有一本自為一路道心自有一本自為一路而不相通也則此豈理也哉苟以出於形氣者為人心則形氣非出於理乎以出於性命者為道心則性命非人之理耶形氣乃出於理而性命為理於人則形氣即性命中之形氣性命即形氣中之性命其初果各為心而兩立乎此豈大舜之本義哉即其情發之際公發者為理故謂之道心私發者屬己故謂之人心道心當存而人心可去故以精一言其功夫而為執中之法也然則人心道心果非公私之分乎故必令去其人心而一其道心也若以為人莫不有形而人心不可無則於孔子何以曰無我我果可無乎於顏淵何以曰克己己果可去乎所以謂之我謂之己者皆指私而言故曰無曰克於此見人心是指私而言也所謂惟一者即孔子所我之無顏子所己之克也人心不復得為心而道於是乎為之主矣然後乃為全德之人而其為至聖至誠可以與天地參也

七情分合

吾人在天地之間所觸者皆物也所遇者皆事也事非
一二物有千萬而事之不同物之不齊又不啻百千萬
億則無非我所應之事也無非我所接之物也而其所
應接之機則不出乎七情焉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也以
七者之情而應盡天下之事接盡天下之物則其機不
為大且要乎七者同是情也而喜樂愛欲四者皆從順
境而發也怒哀惡三者皆從逆境而發也喜與怒相反
哀與樂相反愛與惡相反欲則可喜可樂可愛者皆其
所欲也可怒可哀可惡者皆其所不欲也則欲之相反
者不出乎上六情之相反矣然則七情皆相反也又相
濟也而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即一理也豈有有喜無怒

有怒無喜之情哉當哀而哀當樂而樂亦一理也豈有
有哀無樂有樂無哀之情哉當愛而愛當惡而惡亦一
理也豈有有愛無惡有惡無愛之情哉當欲而欲亦一
理也豈有絕無人欲之情哉此則七情之正也至於當
喜不喜當怒不怒當哀不哀當樂不樂當愛不愛當惡
不惡當欲不欲皆非理也此則七情之所不及者也又
若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不當哀而哀不當樂而樂
不當愛而愛不當惡而惡不當欲而欲其或當喜偏喜
當怒偏怒當哀偏哀當樂偏樂當愛偏愛當惡偏惡當
欲偏欲又或既喜留喜既怒留怒既哀留哀既樂留樂
既愛留愛既惡留惡既欲留欲者皆七情之過者也過

與不及皆非理也理也者在我而性也性即仁義禮智
信之五常也七情皆出於五常而其發也有或過與不
及之患者何也乃是氣稟有偏於受生之初私意多累
於既長之後則不能無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不一而
其所以為七情也能中其當然之則者無幾而為過為
不及者恒多焉此非五常之性有所不同便是氣稟之
拘私意之累為之病也此聖人所以為學問之道者不
得不有變化氣質克去私意之方也其方具載於經傳
中矣噫情正性復而位育之功可致也情悖性戕而不
但身亡家敗有或至於國天下喪滅而天地為之否塞
則七情之所係豈曰微哉故學問之要惟在性情之得

其理焉耳

精神魂魄分合

物之生於天地之間者得天之氣應地之質以有其身
則質無不具氣無不備而理在其中矣形於外者耳目
口鼻等之為竅也藏於內者心肝脾肺腎之為臟也竅
焉者各有所司臟焉者各有所主故各有所主者必盡
其所主之常各有所司者能效其所司之則然後得遂
其為物之理當就其有身之道矣物之偏蓄者亦雖有
內外之竅臟偏焉莫能全蓄焉莫能通則不須論也人
為最秀既作最靈則豈可不自知其所有所具之理而
以為保養克大之道耶蓋其所以為心者稱以一身之

君號以靈臺又號以神明舍君以無所不主而名之也
臺以無所不通而名之也舍以無所不聚而名之也夫
心亦五臟中一臟也而必以心為主者豈不以精也神
也魄也魄也者雖各出於所主之臟而即莫不於心乎
會聚而能為靈哉神則自是心臟之主也精為腎之主
魄為肝之主魄為肺之主而精神魂魄之中神又為其
三主之主故必皆會聚乎心臟而出一身之造化也脾
之一臟主意與智則精神魂魄之能成其所主之靈者
即皆意與智為之機軸也惟其心之神亦自為一臟之
主而必為三主之主意與智亦為一臟之主而不與於精
神魂魄之用事者何歟固以四主之中神常總領而能

一之意智則不與於用事而用事者之各效其職都資
於意與智之運機也夫意者心之所發則當係於心火之
臟智之為德屬五行之水則當係於腎水之臟也而二
者皆係於脾土者何也蓋意固心之所發也而火生土
故心火所發之意不係於心而係於脾焉水之所依者
土故腎水當屬之智不係於腎而係於脾焉火臟所發
係於所生之土臟者順而宜矣水臟所屬乃係於所克
之土臟者不為逆乎豈不以水之為性復得所克而有
依智之為德必資信土而揚明故也然其所係者在脾
而其所啓沃者心君其所輸功者神舍則實由土臟之
能載也然則精神神明而精即明之靜神即明之動也

規魄主靈而魄即靈之靜魂即靈之動也以精神對魄魄則精神為陽而魄魄為陰也以精對神則精陰而神陽也以魂對魄則魂陽而魄陰也意志之主於脾者居陰陽之中所以左右調適揚明致靈也然則精神魂魄與意志之聚為知覺之用者不是各能其能各事其事而不相通者也皆所以輔佐心君而做最貴最靈具眾應萬之事業也精與魄交而為靜中之明則其靈也能無所不持載焉魂與神交而為動中之明則其靈也能無所不通達焉樞機於動靜之間者意與智也使之心不失鑑空水止之體身不失規矩準繩之用四肢惟則百體俱式益五常之德順七情之應立大本於未發之

中行達道於已發之和知之崇也配高明之天德之厚也配博厚之地酬酢萬變經綸萬化致位育之極功辨繼開之能事者無非其助也此精神魂魄意志之合而為一心之妙也惟在吾人各能保養毋致戕傷用於當用之地不用於不可用之事常存清明光大之氣象則豈但為修道養德之要哉能享壽福以盡天年者亦不外於是矣

道理分合

或問曰謂之道則理在其中矣謂之理則道在其中矣而聖人必并立二目而曰道曰理者何歟曰雖是道即理理即道也其所指以目之者則不得不並焉固以一

理之在天地之先者未始須臾有息而及其為天地萬物其大小雖殊莫不各性其性各職其職各有其事業而不得自己者便是道也其所以為不息之道使之為天地為萬物各有形有性有職有事業而一定不易者自是理也曰然則道與理是並立者乎曰理在道中道在理中則理之所存即道之所存也道之所行即理之所行也其名之之目雖其別矣而道是以理而道也理是以道而理也何可謂之並立者乎曰不是並立則然矣其先後亦不可分耶曰統舉宇宙而溯觀之固莫先乎理也以此言之道亦理之出也理當為道之先也而既曰理焉則自是道也理之所在便是道之所在則道

亦不可謂之後也豈不是理即道道即理也哉曰先後之不可分則然矣其大小亦不可分耶曰理是無彼無此無上無下無外無內則其為大也有可限乎道是此理常存常行之名則不是此理之外別自為道也理之為大便是道之大也何可各求其大小哉其為大也如許而至於一事一物之微細亦莫不有理存焉有道行焉又非其無內之小乎此所以為道理而以無極太極名之者也參為三才而得全此道理者人也知其為理之不可易也而能體之知其為道之不可離也而能盡之然後人極於是乎有以立矣

又曰道以理而有道之名理以道而有理之名道即理

理即道也道不理其何得以為道理不道其何得以為
理哉道之一定無變易者曰理理之常行無間斷者曰
道如非一定無變易之理其能為常行無間斷之道乎
又非常行無間斷之道其能為一定無變易之理乎惟
其一定無變易之理為常行無間斷之道而常行無間
斷之道即一定無變易之理也既有理故理行而為道
則理似在道之先也而道行然後大小事物之理以之
各得焉則道似在理之先也豈不以道非理外之道理
非道外之理故言理而道在其中言道而理在其中不
先不後無彼無此者哉以天地言之天自有為天之理
故得其理為天而為天之後順其理而為道故萬古能

天焉地自有為地之理故得其理為地而為地之後順
其理而為道故萬古能地焉人亦自有為人之理故得
其理為人而為人之後順其理而為道然後能不負為
人之名而為聖為賢也天地能順其理故常為高明之
天博厚之地而人則有能順理不能順理故不能皆為
聖賢而為衆人者多焉未有順理而非道盡道而悖理
則此非道理之一而二二而一者乎或曰道理果是一
也則道有君子有小人小人之道亦可謂之與理一乎
曰道之有小人者韓文公所謂非吾所謂道也聖賢之
道以理而為道則理外之道何足道哉悖理之道不獲
罪于人則必獲罪于天矣果非吾儒所謂道也惟知

之君子可以知道真偽也

道德分合

莫實者理也本未有空闕之隙又未有休息之間為物於此理之中得此理而為性者無頃刻不體此理之時也無云為不行此理之節也所以體此理於心行此理於身者即所謂道也道豈可須臾離乎在動靜有動靜之理在語默有語默之理事焉有應事之理物焉有接物之理家而有處家之理鄉而有處鄉之理邦國而有處邦國之理隨其所在順其理而行之者無非道也德則以其道之至善者而名之不是於此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道是行之之謂似指身而言也德是得之之謂

似指心而言也然而道之體立於心然後其用行於身焉德之化發於身然後其驗歸於心焉則道德相為表裏相為終始者也道者德之模範也德者道之實驗也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固未有有道而無德有德而無道者也求德於有道之人則德在道中矣求道於有德之人則道在德中矣然而道德之在人者亦有大小如百行俱備萬善皆至者道德之大者也若一行一善之合於義理者亦不可謂之非道非德而豈可與道全德備者同言之哉此特道中之一端德中之片善也不可以道德之名全歸之也故道大則德大道小則德小末有道大而德小道小而德大者也噫非聖人誰

得道德之大哉一言一行之能合於道德者且不得
易見况大道大德之聖人乎中庸言道則曰至誠言德
則曰至聖非至聖之德不能盡至誠之道非至誠之道
不能有至聖之德此道德之非二葉也

義理分合

凡為事為物者莫不有所以然者焉是曰理也自我而
應事接物莫不有所當然者焉是曰義也夫有始有終
者事之理也以始為終以終為始則非事之理也有本
有末者物之理也以本為末以末為本則非物之理也
義者制宜之謂也理者條理之謂也順事物之條理者
非制宜之義乎致制宜之義者非條理之理乎理亦道

之理也義亦道之義也道者物我之所共道也所謂義
所謂理者皆道中之目也理由義而順義隨理而得故
義之所在理必存焉理之所在義常存焉理以在事物
者言之而未嘗不協於在我之義義以在我性善言之
而未嘗不合於在事物之理豈不以物我無二道者乎

體用分合

體者形體之體也用者功用之用也凡物有形體然後
有功用若無其形體先具焉其功用何從而出乎有天
之形體故乃有天之功用有地之形體故乃有地之功
用又有人之形體故乃有人之功用所以有形體者為
其有功用也所以有功用者由其有形體也此即形體

功用不容相無而不可久闕者也茲豈非體用之言並
行者乎然而形體之體體之有形而可見者也其為功
用也各因其形體之大小而際涯之可限也至於為無
形之體而有莫測之功用者亦可以體用言也而非若
有形之體之易見有涯之用之可測也如無極太極之
理之為體而陰陽五行之氣之為用者不是無形之體
莫測之用乎此則非有形之體有涯之用也以其為體
也自是無形之體故其為用也亦是不涯之用也其以
無形而不涯者亦擬之以體用者何歟蓋無極太極之
理雖是無形而實為萬有之所宗故擬之於體也陰陽
五行之氣不自為氣而實為一理之所出故擬之於用

也猶本末之稱初出於木而凡事物之有先後者其類
於本末則非即木也而皆以本末言之源流之稱初出
於水而凡事物之有始終者其類於源流則非即水也
而皆以源流言之至於網之綱目衣之領裔物之首尾
等說非本物而擬之者甚多焉體用之言亦猶是也豈
非取彼而喻此者哉夫體用之喻其於吾人之心尤最
切焉子思所謂未發之中即體已發之和即用也至有
謂性體而情用心體而意用寂體而感用靜體而動用
仁體而義用忠體而恕用已體而人用其以體用言者
不可盡舉學者尊德性之體固不可不嚴而道問學之
用亦何可不密哉體立然後用行則體不可不先而用

行然後體尊則用不可不致力也然而體用之擬不可執一而言之又有互為體用者以河圖洛書言之河圖之左旋相生為體洛書之右旋相克為用一說也洛書之奇正偶偏為體河圖之生成同方為用者一說也至於陰陽之可互賓主道器之可互先後者亦皆互為體用之義此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

知行分合

我之所以為我物之所以為物者皆此理也以我自我雖曰我也而以物觀我則我亦物也以我視物雖曰物也而以物自物則物亦我也理豈彼此哉以在我之理燭在物之理而會得於吾心者知也體其會得之理而

心之以此理身之以此理者行也知者虛而高無所不周也行者實而厚至善則止也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知之云是至也禮之云是履也無所不達然後可謂至也躬必能蹈然後可謂履也至焉者豈非知之崇乎履焉者豈非行之卑乎一崇一卑而天地之德備於我矣然則聖學之知行豈非進道入德之要乎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明是知之謂也誠是行之謂也然則性者之知在於行後教者之知在於行先豈不以性之之德已誠於受性之初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明在誠中也反之之功擇善然後知固執然後行故知在行先也此所以進

道入德之學必須知行之並致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而序不可亂功不可闕者又如是也易豐卦下體為震九而初九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其上體為震九四曰遇其夷主吉程傳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此謂知行之必相須也故聖賢之訓未嘗不無知行言之然而雖曰知先行後知行亦須兩進知之明則行必力焉而行之既力則其知益精知之既精則行亦益篤必至成功而後已也此則知行並進之道也而及其成功則自明而誠者同歸於自誠明之性者矣

禮義禮法分合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而有或配義言之有或並法言之者何歟蓋禮與義皆五常之一也禮自禮義自義為理則一而為分則殊焉恭敬序次之者禮也制斷合宜之者義也禮行於尊卑親疎之間義行於善惡是非之際其在尊卑親疎之間有或一儀一節之違於天則則其所以致乖戾者大矣其在善惡是非之際有或一事一端之差於天理則其所以致舛謬者遠矣乖戾之禍有至於亂常敗度者焉舛謬之害有至於戕殘數倫者焉故古之聖賢未嘗不致重於禮義也然則曰禮曰義其目雖別其用不同而無非所以明正位達正路也此所以配言禮義而禮不在義外義不在禮外違於禮者必傷於義失於義者必悖於禮也豈非為理

之一身至於法者聖帝明王之所設也蓋慮無知無恥之人縱欲而敗禮趨利而棄義則人理滅矣天綱墜矣必至於人不人國不國故因事立制隨時創法有政以教之置刑以治之亦無非所以為禮義之大防使民不得以犯之也然則禮義之教所以正之於法刑未用之前法刑所以用之於禮義不行之後也此禮法之所以有並言者也禮義是天賦之理也法刑是聖作之制也仁者人之主德也而非禮義以制節之則仁不得以為主德也道者國之元氣也而無法刑以維持之則道不得以為元氣也然則禮義法刑雖有本末輕重而其為不可廢也則一也人何可一日無禮義哉國何可一日

廢法刑哉

道器分合

孔子易傳有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謂形者指何物也所謂而上而下者指何處也蓋形者自天地以下凡有氣有象者大者小之物皆是也道者即其物之理也理乃為物之理而物之所不能離故曰道物乃理中之物而理以物為托故曰器理自無形而不出乎物之有形故謂其道曰形而上者言其無形之理也物則有形而所主者無形之理故謂其器曰形而下者言其有形之物也必先有為物之理故物得其理而為其物則物是理之物也理是物之理也不是理外

有物物外有理則所謂道即器器即道也道以器而為
道器以道而為器有道則必有器固未有無器之道也
有器則必有道又未有無道之器也道不器則無所用
其道也器不道則無以為其器也以精粗言則道精器
粗而精粗不容不相復也以虛實言則器實道虛而虛
實不容不相復也以先後言則道先器後而又有器然
後道有作用則道器相為之先後者也以輕重言則道
重器輕而道不有器莫為道器不有道莫為器則道器
亦不得相為之重輕者也然則道與器豈是為各件者
哉凡有方有時之氣有形有質之物皆所謂器也其為
氣為物之理皆所謂道也大以言之則天之蒼蒼浩浩

於上者器也其為天之理則道也地之膺膺恒恒於下
者器也其為地之理則道也天其一日無為天之道而
能天乎地其一日無為地之道而能地乎在陰陽則陰
陽為器而所以為陰陽之理則道也在五行則五行為
器而所以為五行之理則道也至於日月星辰之象于
天水火土石之質於地者無非器也而其所以為日月
星辰水火土石之理則無非道也又至於一動一植之
微莫非為器為道也以人一身而言之身為器性為道
者即其大也而至於耳馬有聽五聲之理目馬有明五
色之理鼻之知五臭口之知五味五臟之有五靈四體
之有四則其為九容九思三綱之為綱五倫之為倫者

無非為器為道者也然則器其有無道之器道其有無
器之道耶有是器必有是道有是道必有是器求道者
當於器見器者認其道道與器果非一般物事也為吾
人者惟當知道器之不可相離而以器思道以道持器
使之器常為盛道之器道常為律器之道則其於大學
規模之大中庸中和之教豈有欠闕者哉九容即以器
思道之方也九思即以道持器之要也此乃學者用功
之當先者也能用功于此者可以知道器之分合矣易
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辭皆此理也

鬼神分合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體物而不可遺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
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
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
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耳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之竊思之鬼神者指理氣之精微者而目之焉以其理氣
之在天地萬物者實精微而靈妙故謂之鬼神實非理
氣之外別有所謂一種物事為鬼神者也其曰陰之靈
陽之靈則凡宇宙間為形為象有方有所者孰有離於
陰陽者哉又其所以為陰陽者孰有離於理氣者哉又
孰無至而伸者而有反而歸者哉以此而言之天地亦
以陰陽而為天地既為天地自不能無其至而伸者則

又何得無其反而歸者哉况為萬物於兩間者乎蓋莫非鬼神之為之也其曰體物而不可遺者正是鬼神之常理也為吾人者身之一身則亦莫非鬼神之理也今夫耳目口鼻之閉合手足四體之收止者陰也耳目口鼻之致用手足四體之作動者陽也至於呼吸之出入血氣之升降魂魄之動止精神之虛靈者莫非一身之陰陽也而其所以知覺靈妙運用酬應者即在人之鬼神也不獨待死然後為鬼神也特以生人之在世也其魂魄精神藏在五臟發於視聽言動行於事物應接之間人皆可得以及常接故見之聞之不以為怪焉及其既死之後則竟之外天魄之降地精神之散盡者非人耳

目之可接而唯於祭祀之際有認其蒸蒿悽愴之氣而已故謂之鬼神其理則所以生而為明死而歸幽者非有二也理則一矣夫天地亦有天地之鬼神萬物亦莫不各有鬼神天地之鬼神非於天地之道之外別各有鬼神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理氣故理氣之所會即是鬼神之所在也萬物之為萬物者亦莫非理氣故無巨細無精粗皆各有鬼神焉或曰日月星辰之成象於天山嶽川瀆之成形於地者固物中之精且大者矣至草木之微且粗者其果有鬼神乎曰一草一木亦能知時而生知時而枯能順其性能成其實者非有鬼神而然乎曰不但天地所生之物皆有其鬼神至於人

所造設之居亦有修五祀之事其果有各神焉而先聖立致祭之禮乎曰既有名目既有方所莫非理氣之所在而陰陽之所無也故隨其名目而所係者殊焉隨其方所而所區者別焉則人之宅于吾家者亦自有居處出入資取生養之賴故必須有致敬致誠之事焉此五祀之所以立也而為大夫者然後有其禮焉庶人則止祭其考妣之神則亦不能無貴賤之分者其亦理也此可以見鬼神之理實矣廣矣而不可厭射者也或曰此則皆鬼神之正者也至有妖怪之生于幽暗巖崖樹林器皿者又或有人死而致異者亦何理也曰陰陽五行四時晝夜者定理正氣也惟其定理正氣流行之中又

或因天地之氣運衰歇人事之常道乖戾而遊氣之雜揉者不能無變則人妖物恠或出乎其間然而柄元化之本者能明其正道修治其人事則群邪百慝於是乎自熄焉此何足為妖怪哉有如大陽之中天陰霾自撤也矣然則鬼神之理天地萬物之所共固有者而其為鬼神也者不出理氣陰陽而已焉唯能窮理氣之妙陰陽之靈者實知其情狀矣言其大則天地之始終皆鬼神也一微物一微器之始終亦鬼神也但人不知其理不見其形不聞其聲故以為難得其情狀也而其所謂情狀者實不出乎天地萬物之上下昭著暑寒晝夜之往來升降耳在國家則禮樂賞刑在人身則動靜語默

盛衰生死孰非鬼神之道乎然則陽而神陰而鬼伸而神屈而鬼者即一理也

誠敬分合

敬者須作於入德之初而亦未嘗不徹於德成之終也誠者必成於道盡之後而實未始不立於志道之初也始學之敬是勉而敬也德成之敬是不勉而敬也始立之誠是著意之誠也道盡之誠是全體之誠也惟其積功於敬者乃能為不勉之敬此則敬之始終而所重者在始也著意之誠植本而已及其道盡然後乃為全體之誠此則誠之始終而極功在後也然則積功之敬著意之誠即學者之敬誠也不勉之敬全體之誠即聖人

之敬誠也未能學者之敬而能為聖人之敬者未之有也未立學者之誠而能致聖人之誠者未之有也常存兢畏不敢放過者敬之工也確然無間純然無雜者誠之至也存心以敬奉身以敬動靜以敬語默以敬應事以敬接物以敬所以常存兢畏不敢放過也致中以立大本致和以行達道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所以確然無間純然無雜也惟其確然無間者由其常存兢畏而成也純然無雜者由其不敢放過而成也此非其誠之成以敬之積耶然則敬生於誠之始立誠成於敬之所積不勉之敬便是誠中之敬也全體之誠便是敬極之誠也誠敬非一道乎

性理論卷之七
故曰敬久則誠然而敬之為敬誠之為誠本是天理之自然不是人所做出者則敬非德外別種德也誠非道外別種道也只是致德之實者是敬也致道之實者是誠也其所以進德者有或毫忽之怠弛則非敬也而德必損矣所以造道者有或斯復之妄難則非誠也而道必虧矣此敬誠即進德造道之始終而為之基本為之要歸者也

經權分合

道焉而守常曰經道焉而應變曰權經固道之經也而權亦道之權也故既無道外之經而又無道外之權也蓋道者萬事萬物之理也即所謂形而上者也經權者

萬事萬物之功用也即所謂形而下者也事物必自有形而上之道故乃必有形而下之經權若無體理之道其何以有功用之經權哉若無功用之經權其何以為體理之道哉六體理之道一也其行於功用者有經有權何也經者經緯之經也權者權衡之權也在絲則平引直行未有回邪者是經也在稱則墮物低仰不滯一隅者是權也惟其所位之地有異而所以處之者有不得不得不一所遇之時不同而所以應之者有不得同焉如當行而行當止而止當語而語當默而默者常道也若當行而不行當止而不止當語而不語當默而不默則非道也故行止語默惟其當而已此則守常之經也或

在此當行而在彼不當行或在此當止而在彼不當止
或在前當語而在後不當語或在前當默而在後不當
默者便是地之異也時之變也然則安可固守其常而
不為之隨時異應隨處有變哉此則應變之權也故曰
經固道之經也而權亦道之權也以其常而名之曰經
以其變而名之曰權也曰經曰權其稱雖別為經為權
其理則一此所以經權即一道也當守常而不易其常
焉常即經也經矣而理之當者即其道也當應變而應
稱其變焉變即權也權矣而理之當者即其道也經權
果非一道乎然則體理之道豈唯在吾人行止語默之
間哉道之所在經權無所不在焉如父業傳子是經也

而堯舜傳諸賢天下為九州是經也而或分為十二臣
事君以義是經也而伊尹放太甲閔天散宜生賂姜女
寶物以危西伯於姜里子不逃父是經也而秦伯仲雍
逃荆蠻伯夷叔齊遵海濱禹稷過門不入致職之經也
而顏回死陋巷閔子在汶上無道則隱用之則行是道
之經也而孔孟轅環天下此皆聖賢之行權也又豈特
聖賢哉歲有十二月月之經也而或有閏月焉月有三
十日日之經也而或有二十九日焉蓋月不置閏則歲
月必差日無少盡則晦朔不齊至於寒暑雨暘之不時
禍福灾傷之有違者亦莫非天道之經權也然而權未
有經外之權而經未有無權之經則經者道之正也權

性理說卷之七
者道之奇也常變此皆事也經權此皆道也奇正此皆勢也夫
豈非一理之自然者乎

中庸分合

中者以地言之距四方均同處是也以物言之各其當
心處是也庸者以形質對象言之有耳目皆聞有目皆見
有心皆知有口皆言在此而然在彼而然在古而然在
今而然者是也地無其中四方莫得以取法物無其中
四體莫得以有則故未有無中而能為地為物者也形
質對象之一定者涉千萬區而同然歷千萬世而同然
故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舉無所疑惑焉此所以為中為
庸之有稱也夫其稱中稱庸之為要者如是故聖人取

其稱以明此道此理之為準的焉此乃此道此理之所
以為至矣而人鮮能之者也然而以此中庸求之於有
形質對象之上者固可易見易知也即求之於無聲無
臭之道理豈不為難知哉而况心體而身行之也哉然
則所謂道理即其名也而又取中庸以目之者何也蓋
道理者以其固有常行而名之即其本名也中庸者指
道理之實體而說出焉即其的稱也必曰道理然後知
中庸之本原必曰中庸然後明道理之準的此孔子之
所以教而子思之所以有書也然則道理之為中庸中
庸之為道理何以明之歟蓋道之固有曰理理之流行
曰道道理非二種也道之至當曰中理之為常曰庸中

中庸非二本也道理即中庸底道理也中庸即道理之中
庸也然而以全體言之中是庸也庸是中也非庸則不
中不中則非庸此則中庸之不可分者也以大用言之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庸為彛德不可變移此則中庸之
不可無分者也惟其稱中而又必稱庸稱庸而必先稱
中則固是兩目之不可不並舉也無定體者乃所以為
彛德也不可變移者乃所以為隨時則又是兩義之不
可不合稱也故伊川程子則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
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夫在聖遠言堯
之後得大學中庸於戴記之中而表章發揮之者二程
也茲所六者豈非中庸之的旨哉試又申之既曰中為

正道庸為定理則道有理外之道而理有外道之理乎
不由理之定者而能為道之正乎不有道之正者而能
為理之定乎指其道之不偏而曰中指其理之不易而
曰庸既由其理之不易故正為不偏之道焉能有其道
之不偏故定為不易之理焉則中有非庸之中而庸有
非中之庸乎夫既言中而庸在其中言庸而中在其庸
矣而聖人必為之並舉其稱者乃所以明此道之必本
此理此理之必有此道而又復俱舉兩字之義而稱之
然後方可以盡道理之要而著功用之實矣至於晦庵
朱子則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此
則合其中之體用而備言之發其庸之的旨而直說之

蓋不偏不倚者以其在心之中而言之中之體也無過不及者以其在事之中而言之中之用也平常者在天則動而健在地則靜而順在人則耳目之聰明鼻口之呼吸吐納手足之運步此心之知覺至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即非其平常之道乎然則中庸即道理之的稱而大易之太極書之皇極春秋之權衡詩之性情皆此中庸底道理也而所謂命也衷也誠也敬也明德也至善也仁義禮智也天為天地為地人為人物為物者不得此中庸之道理不得一日一刻為之天為之地為之人為之物也若不得中庸之道理而為之心為之身為之德行為之事業者無

非苟且姑息之為而已嗚呼事無道外之事物無理外之物既曰道理焉而非此此庸何得為道理哉

五學分合

目吾儒之學者有曰理學曰道學曰心學曰經學曰聖學五者其果各為一定之名目而不相通耶亦有本末輕重之可言耶余惟人也者中乎天地首乎萬物故必須能盡己之性而推之以盡人之性又推之以盡物之性又以至乎參天地之化育乃得與天地參矣然後為能不負其為人之名矣如或有絲毫之未盡於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者則是不得為成人矣人焉而未為成人終何別於劫植之凡物乎聖人憐其以最貴最靈

而回歸於草木禽獸必使之自修焉其有未盡於為人之道者皆當自致其功力要必得盡而後已者即所謂學也是學也可以理目之可以道目之可以心目之可以經目之可以聖目之謂之理學者主其賦畀稟受之全備也道學者主其日用常行之不可離也心學者主其體用性情之統會也經學者主其模範典刑之畢述也聖學者主其造詣極盡之地位也以理言之理是所謂太極也其在造化之先而為萬物之根柢其在品彙之後而為萬物之樞紐在一身而為一身之太極在萬物而為萬物之太極一身之太極萬物之太極非二極也必也人欲淨盡萬事惟則然後學是成也以道言之

靜焉不弛其直內之敬動焉无違其方外之義費焉盡其無內之小隱焉極其無外之大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然後學是成也以心言之未能不思而得則須盡其學問思辨之功未能不勉而中則必盡其存養省察之工在不睹不聞之時致不偏不倚之中而為天下之大本在莫顯莫見之際致發必中節之起而為天下之達道則天地可以位萬物可以育矣然後學是成也以經言之聖賢緇往開來之學修己治人之道無所不載於經傳之中生于聖遠言湮之後者果能歸而求之自有餘師矣不但從事於口耳之外而必須體行於心身之上不為他技之所惑又免半途之中廢則

學不他求而學是成也以聖言之所謂聖人者非別有
衆人所不可知可能之異術也止自是知凡人所當共
知之理行凡人所當共行之道寬裕溫柔之仁發強剛
毅之義齊莊中正之禮文理密察之智非聖人所獨性
而衆人之共性也父子而盡其親君臣而盡其義夫婦
而盡其別長幼而盡其序朋友而盡其信者非聖人所
獨道而衆人之共道也但聖人則能盡其性道故為聖
人衆人則不能盡其性道故為衆人耳衆人也而苟能
知得盡聖人之所先知行得盡聖人之所先行則即之
聖人也此非其學之成乎此固五目者皆可以名吾儒
之正學也既曰理學則非駁雜誕妄之學也既曰道學

則非記誦詞章之學也既曰心學則非口耳章句之學
也既曰經學則非百家衆技之學也既曰聖學則非詭
異偏邪之學也合而觀之言理而道在其中言道而理
在其中若極其原頭而言則有理然後有道而道出於
理也若就其運行之統體而言則理隱道顯而理常在
道中也然則道理可以互言而自相無矣心則具是理
而體是道者也經則載是理而明是道者也聖則全是
理而盡是道者也此所以正學之目有五而互備其為
己之實焉非可以輕重本末言也學者惟當盡其心焉
朕膺經訓不二不三敬以主之誠以一之則理道在其
中而聖可至矣

道德事業分合

凡有形皆物也夫既為有形之物則必自有為物之理
既有為物之理則又自有行理之責此道德事業之所
以出也故物無大小貴賤莫不有心焉有身焉臟腑中
而為身之主者心也形於外而為心之宅者身也心之
分曰性也性非所謂理乎身之分曰職也職非所謂責
乎故物莫不有性分焉又莫不有職分焉自其性分而
言之曰道德自其職分而言之曰事業既曰性分則不
易之定理也既曰職分則莫廢之常責也然而心身非
二體也性職非二分也道德即事業之道德也事業即
道德之事業也率性以行曰道行道致成曰德物各有

為曰事能事其事曰業道德得事業而為道德事業得
道德而為事業道無離事之道事無道外之事德無離
業之德業無德外之業修道德者所以為事業也為事
業者所以修道德也故外事業而為道德者非道德之
正也外道德而為事業者非事業之真也但道德者本
於性分而在於心焉形而上故為無跡也事業者本於
職分而在於身焉形而下故為有跡也不有無跡之
道德則有跡之事業何從而出乎不有其有跡之事業
則無跡之道德何據而致哉故言道德而事業在其中
言事業而道德在其中何嘗求道德於事業之外而求
事業於道德之外哉無跡者不可易見而有跡者可以

易見則豈可不就事業而言道德乎今以三才言之天
有天之事業地有地之事業人有人之事業至於萬物
之微細亦莫不各有其事業而但萬物之事業則無非
天地造化中之所囿而吾人化育中之所統者也若其
為不易之定理莫廢之常責則三才與萬物未有異也
曰然則在萬物之微細者亦可謂之道德事業耶曰既
是同出於性分職分而性無理外之性職無道外之職
則雖在萬物之微細亦不可不謂之一種道德一種事
業也蓋凡為道德也不得無精粗凡為事業也不能無
大小故從道德之精而為事業者其事業之未嘗不大
焉從道德之粗而為事業者其事業亦未嘗不小焉此

固精不可無粗大不可無小而必須咸具互備然後萬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三才之道德事業
於是乎乃盡之矣若或萬物中一物不事其事不業其
業則此不獨一物自失其事業其於天地造化之道不
可謂之全備吾人化育之德不可謂之大成矣在微物
尚然况我最貴最靈參三中立之吾人其可自失其事
業不盡為人底道理乎農工商賈之事業不過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者也而不可闕一事業能為天
下國家况為四民中之儒士者其事業不惟自盡其一
身上道理而已必也以宇宙內事皆作吾責有以盡人
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然後乃得以盡吾人之性分職

分則其所係為如何哉嗚呼惟天地其理常全其德常
一故至誠無息者其道也於穆不已者其命也毫積而
釐釐積而分分積而刻刻積而辰辰積而日日積而月
月積而歲者無非事事業業之時節也故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之歲功其或有不及者乎至於世積而運運積
而會會積而元者大而不可見也毫中有絲絲中有忽
忽中妙沒之微微而不可窮也然而亦豈非天地事業
不已之際乎人居天地之中果能體健順之道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由灑掃應對以至盡性至命由格物致知
以至窮神知化則豈有性分職分之難盡哉惟其不免
為氣稟之所拘物欲之所蔽而安於暴棄故終不免乃

禽乃歟草木同腐而止耳然而禽獸雖未與於六畜之
為人用亦各有皮毛肉骨之見收焉草木雖未與於五
穀之為民天亦各有材果菜餌之俱取焉則不可謂全
歸無用之物矣若吾人也而不事其事不業其業則其
何取於醉生夢死之貿貿者哉夫聖人事業希天是也
賢人事業希聖是也希天則以天地事業為事業也希
聖則以聖人事業為事業也事業至希天希聖則此後
工夫幾非在我者也若常亡而不希賢則是無所用心
者也其於道德事業不為遠甚矣乎然而道德無窮達
貴賤之異故不以達行而有加窮藏而有損此非性分
之所固有乎事業則達者有達者之事業窮者有窮者

之事業此則隨時隨處而勢不得不變者也大舜在側
陋而若將終身受堯禪而若固有之成湯未受命之前
一以進伊尹事桀為心及夫已受命之後不得不致天
之罰伊尹之處莘野處阿衡傳說之處傳巖處相位呂
望之處渭濱處尚父其前後事業烏得與之同哉至於
禹稷之過門不入顏閔之從容聖門跡雖霄壤而道則
歸一者非事業之別乎嗚呼在唐虞則有堯舜事業在
叔季則有孔孟事業此不為俯仰宇宙者之所深致意
者耶

虛實分合

宇宙焉而天地萬物於其間者不出虛實而已吾人果

能廓我心目俯仰觀察反覆認會之則當知其然也然
而虛實亦不可以一揅言也有夫理之虛實有夫氣之
虛實有夫物之虛實以理言之靡有形質靡有聲臭靡
有方所靡有際限者其虛也若夫天地萬物未及為天
地萬物而為天地萬物之所以必然天地萬物既為天
地萬物而為天地萬物之所以當然者其實也即所謂
無極而太極者也而無極則為虛太極則為實也以氣
言之靜焉為虛動焉為實降焉為虛升焉為實往焉為
虛來焉為實常有以稱準乎此理之所極者是也以物
言之為大小貴賤之定形有方圓動植之定質皆有以
始終於理氣之中各為一物者其實也其始也自無形

而為有形其終也從有形而歸無形則始終之皆無形者其虛也分而言之理之虛實自為理之虛實氣之虛實自為氣之虛實物之虛實自為物之虛實各虛其虛各實其實者也而合而言之物之虛實由氣之虛實而為虛實氣之虛實由理之虛實而為虛實則氣為物之本理為氣之本也而為之氣為之物者莫非此理之為也則何可謂之各虛其實哉又以虛實分言之似乎虛自虛實自實虛不可為實實不可為虛也而合虛實而一言之則至虛之中自有至實至實之中自有至虛虛而實實而虛者理也以虛而為之實以實而為之虛虛不常虛實不常實者氣也從虛而致其實從

實而致其虛虛不得不為實實不得不為虛者物也則虛實其果不相涉乎蓋虛者實之本也實者虛之驗也不虛則無以為實不實則無以效虛此所以虛不得不實實不得不虛而虛實本是一理終為一道也若衆人則只知虛為虛實為實而不知為虛為實其為理則一故虛者非徒虛也虛必實焉實者不常實也實必虛焉形於上為天形於下為地形於兩間為萬物者皆實也而萬物則從天地中太虛而生矣天地則從天地未為天地前太虛而生矣不有天地未為天地前太虛天地何從而生乎不有天地中之太虛萬物何從而生乎又不有形於上形於下之天地畢竟何以為天地既終後

之必虛不有形於兩間之萬物何以為萬物既盡後之
還虛乎然則虛實常相待者也其果為虛自虛實自實
者乎吾人亦自有方寸中之太虛惟能為至人者當自
知之衆人不自知也其為太虛也者不出方寸之中而
廓然洞然不見其有內外上下不見其有四方際涯則
豈但與天地中之太虛同其虛乎蓋與夫天地未為天
地前之太虛天地既終後之太虛之不異其虛也然而
作之為造化做之為事業也則彌綸天地經緯事物參
贊位育而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
不徧被其化至於貫徹古今繼開無窮者皆是也其所
為實者乃如何哉此則在吾人之虛實也然則當虛而

虛不偏於虛當實而實塞於宇宙者吾儒之虛實也若
夫淫聲邪色蔽其耳目穢臭苟食充其鼻口外利物欲
汨亂其心地者俗夫之病於實也至以虛無為道德空
寂為事業違棄性命絕去彝倫者異端之失於虛也是
果無極太極之虛實乎周子之旨於是乎不可易矣

敬義分合

呂太公謂周武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孔子易文言傳曰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者存於心之德也義者發
於身之道也奉持此理之謂敬奉行此理之謂義奉持
此理則戒慎恐懼之意常存故怠惰放肆之習自去天

祐其順人助其信而吉之所以來也奉行此理則應事
接物必有其則利誘物欲莫我撓棄故事無不成物無
不和而自外者從也戒慎恐懼者不偏不倚虛明靜一
而主宰之體自不得不直矣應接惟則者喜怒哀樂莫
不中節而百為皆正方矣然則敬者義之體也義者敬
之用也敬者義之本也義者敬之出也敬義二者無非
受天之理而敬之理即義之理也義之理即敬之理也
敬義亦無非在我之道而敬之道即義之道義之道即
敬之道也心不有敬德身何有義行乎身不有義行心
何有敬德乎敬由義立義由敬行此內外夾持動靜相
復之常也

理數分合

理為數之根數為理之出也則似相不異焉而理則無
多寡贏縮而數則有多寡贏縮理則常全無欠而數則
或全或欠者何歟蓋理者一定不易之統體也數者千
殊萬別之妙用也無統體何以有妙用哉無妙用何以
為統體哉理雖為一定不易之統體而一定不易之中
自有條縷脈絡之無所不具者焉此乃千殊萬別之數
所以根此理而為之妙用者也數雖為千殊萬別之妙
用而千殊萬別之中亦自有多少長短之一定不易者
焉此乃一定不易之理得此數而為其統體者也故據
理認之則但知其一定不易之常經而莫見其條縷脈

絡之自具焉據數觀之則但見其多少長短之有分而莫見其一之不易之大本焉此恒人之所以致疑於理數之異而不知其體用為一道者也夫以地言之有內外遠近水陸廣狹之分焉以時言之有古今先後久近長短之別焉以物言之有大小貴賤徒象類族之殊焉然則地之自內至外自近至遠九幾何其坊里區界也時之自古至今自先至後九幾何其歲月日辰也物之自大至小自貴至賤九幾何其品彙族類也此有非數之散布者耶然而地不能自地而以理為地時不能自時而以理為時物不能自物而以理為物則時與地與物之各有其數者何莫非理之所以各定者也哉若河

圖洛書之數其有贏有縮易中儀象卦爻之為二為四為八至為六十四為三百八十四者非本於一理而能整整不紊者耶然則理數之不相同者非所以為一道者耶

一太極之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二說分合

朱子釋太極曰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又曰不雜乎陰陽而為言就二言而觀之既曰非離則似乎必雜不可以不雜言也既曰不雜則似乎必離而不可以非離為言也若就二說細認之則二說自可以相發明焉必須並立而不容相無也以其不離者而言之既有靜陰動陽之二氣故知其所以為陰為陽者自有太極焉為之主

也若不有太極孰使之為是陰為是陽哉此則太極之不離乎陰陽也若以不雜者而言之其所以為陰陽者則雖出於太極而陰是方靜之氣耳不可指陰曰為太極陽是方動之氣耳不可指陽曰為太極太極者正指其陰陽之本體為其理者而名之不是為陰陽為太極此則太極之不雜乎陰陽也不言非離則人必求太極於陰陽之外杳冥之域也不言不雜則人又必以二氣之流行者為太極而不知太極自是為理於陰陽也此朱子復用二說並言之而解其妙也其曰非離也不雜也而太極之為理者的然而不難明也陰陽何得自為陰陽而無其所以主之者哉孔子周子之旨於是乎無

餘蘊矣

同異分合

道在宇宙間而為造化之機為事物之變者豈得皆同豈得皆異哉有同則必有異有異則必有同者乃其自然之常也其為當同而同當異而異者同異之一出於天理者也其不當同而為同不當異而為異者同異之多出於人情者也當同當異者同為異中之同而異為同中之異故同者不偏於同異者不偏於異而同亦道也異亦道也同異皆道故同而不害於異異而不害於同同不得無異異不得無同者非理耶若不當同而同不當異而異者同自同而不涉於異異自異而不涉於

性理語錄卷之二
同同為道外之同異為道外之異則此豈理也哉今以
同異之出於理者而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造化
也陰陽一太極則所謂一太極者其同也曰陰曰陽之
為二氣者其異也五行一陰陽也則所謂一陰陽者其
同也所謂曰水曰火曰金曰木曰土之各一其性者其
異也蓋有太極矣必也健順相濟剛柔相盪然後變化
行焉有二氣矣必也四德時出五氣順布然後功用成
焉然則同者安得不為之異乎二氣之變化五行之功
用畢竟無非一太極之事業則異者安得不為之同哉
以其在天地者言之象於上者日月星辰也質於下者
水火土石也上而象下而質者非異乎以四時言之春

溫而夏暑也秋涼而冬寒也春夏則雨露秋冬則霜雪
夏而晝永夜短冬而夜永晝短此非同中之異耶惟其
不溫不暑則萬物不生不長不涼不寒則萬物不收不
藏非雨露則無以為生長之需非霜雪則無以為收藏
之化晝夜之互永互短亦莫非歲功之常道則此非異
中之同耶惟其從造化而出者品彙也其為品者不啻
百十其為彙者不啻萬億其本也莫非一天命之流行
而為造化則即其同也其品其彙之至於百千萬億則
即其異也夫其巨細貴賤之必具族類多寡之須備乃
賦畀之常理有物之恒分不然則其何以備洪造之功
用盡兩間之事業哉故物不可齊也而莊子強欲齊物

所以業為異端道為左道也敢以易道試言之小成之
八卦大成之六十四卦無非出於聖人之一手太極之
一理也而其為或陽或陰或剛或柔或消或長或進或
退至於一卦之變皆各有六十四之別則何在其為一
太極之理哉然而隨時隨處隨事隨物莫不各有當然
之義一定之則者即非一太極之理同常行之道耶所
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即四聖之權衡也若以在吾人
者言之曰皇曰帝曰王之道非不一也而三皇之事業
自為三皇之事業五帝之事業不得盡同於三皇三王
之事業不得盡同於五帝者何也豈非當同而同者其
大經也不得不異而異者其權也以春秋一經之義觀

之其所以抑揚低仰之權衡錯別銖分於一筆一劃之
間此非大聖之道耶此則所謂同異之正而皆出於一
理者也惟其同異之不可不辨者乃心地上義利公私
之分分於毫釐世教上聖道異端邪正之別別於水火
者也此則不可一日容許其並立並行焉從古聖賢之
所常致嚴者此也

旅軒先生性理說卷之七終

性理說卷之七

